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关于爱恨情仇的拿捏

来人间一趟，谁不是带着爱恨情仇的行囊？这四个字拆开来看，是生命里最浓烈的四种情感；合在一起，便是众生相的真实写照。

就像岳阳楼的千年木构，历经洞庭风雨的冲刷、战火硝烟的洗礼，木质虽显沧桑却仍挺立于湖畔，檐角飞翘间似还回荡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慨叹，也藏着无数迁客骚人抒发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愁绪，诉说着古往今来人类最朴素也最复杂的情愫密码。还如岳麓书院的青石板路，被千年学子的足迹磨得温润发亮，青苔时隐时现却掩不住岁月的印记，每一道石板的纹路都铭刻寒窗苦读的坚守、师生论道的热忱，在晨读暮省的时光里传递亘古不变的情感回响。

“爱”，是生命里最初的光。孟母三迁，为的是给孩子一方纯净的成长天地；岳母刺字，把“精忠报国”刻进儿子的脊梁；陶母封鲊，以一坛腌鱼点醒为官的儿子“非义之财，不可妄取”。这些古老的故事里，藏着中国式母爱的深沉与智慧。爱不是无原则的宠溺，而是为所爱之人铺就通向光明的路。

在法国，居里夫人把毕生献给了科学研究，她对事业的热爱，让镭元素在黑暗中绽放出光芒。这种爱超越了个人得失，照亮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真正的爱，应该像春日暖阳，温暖而不灼人；像潺潺溪流，滋养而不泛滥。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在关键的时候托举，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恨”，往往源于爱而不得或被伤害的痛。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那是对楚平王灭门之恨的煎熬；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对侵略者的切齿之恨；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对家国沦丧的锥心之恨。恨的力量如此强大，能让人爆发出惊人的潜能，也能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真正的智者，懂得化解恨意。南非总统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度过27年，重获自由后，他没有选择复仇，而是用和解的力量治愈了一个分裂的国家。恨意就像手中的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学会放下，不是软弱，而是超越仇恨的勇气，是让心灵重获自由的智慧。

“情”，是生命里最柔软的部分。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悼念亡妻王弗，这份跨越生死的深情，穿越千年依然让人动容。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道尽了相思的缠绵与执着。纳兰性德低吟“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将初见的惊艳与久别的怅惘揉进字里行间，那抹藏在时光褶皱里的牵挂，至今仍在纸页间轻轻颤动。

在意大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震撼人心，他们用生命诠释了爱情的纯粹与热烈。焦仲卿与刘兰芝“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誓言响彻千年，纵身跃入清池与自缢庭树的决绝，让孔雀东南飞的哀鸣里，永远回荡着对世俗枷锁的抗争与对忠贞的坚守。情之一字，可让人甘愿赴汤蹈火，也能让人在平凡岁月里品味细水长流的温暖。真正的情，不是一时的激情澎湃，而是历经风雨后的不离不弃，是岁月沉淀后的醇厚绵长。

“仇”，是被伤害后的应激反应。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最终实现复国大业，这是对仇敌的有力反击。但仇恨一旦失控，就会变成吞噬理智的猛兽。《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为父报仇，却让更多人卷入悲剧的漩涡，这警示我们：复仇需要理性的缰绳。

唐代高僧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答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种豁达的处世哲学，告诉我们：有时候，放下仇恨比报仇更需要勇气，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格局。

爱恨情仇，就像人生天平上的砝码，如何平衡，考验着每个人的智慧。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情与法的艰难抉择；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个人情感与家国大义的完美统一。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情感的波澜。面对亲人，要学会用爱滋养，用理解包容；面对伤害，要懂得用理智克制恨意，用宽容化解矛盾；对待感情，要珍惜真心，守护纯粹；面对冲突，要守住底线，适时释怀。

生命是一场修行，爱恨情仇是这场修行中最生动的教材。学会在爱中成长、在恨中觉醒、在情中滋养、在仇中释怀，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当我们真正读懂了爱恨情仇的密码，也就读懂了人性，读懂了生命的真谛。愿我们都能成为情感的主人，在爱恨交织的世界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人生感悟

一片云

章锦

立秋的第二天，从长沙乘大巴车到吉首。途中，透过窗户望去，树木、房屋、农田、山丘……景色大体一致。

换个角度看天，却发现不一样的景象。满天的云，疏疏密密，投射的光和影，演绎着敞开和隐蔽的情绪。

车在移动，云也在移动。我们在一座城市待久了，想出去走走。云也想换个地方去走走。云比我们自由，它们说走就走，无须看脸色，也与业绩无关。天空广袤，它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需要做旅行攻略，更不需要考虑交通工具。

自由的云朋友遍天下，都不染半点尘埃，它们结伴看山海，观星河。云和朋友们听惯了风声雨声，一定听过天外不一样的天籁。云的耳朵，上下贯通。不像我们的耳朵，有时连内心的声音都听不到。

云不会寂寞，它们赶集似地漫游。你看天上的云，白得通透，铺展如帛。除了白云，黑色的云，金色的云，都是善于倾听的云，它们的耳朵能听到一切。它们的眼、嘴、鼻能够无障碍沟通，才有云淡风轻的洒脱、云开雾散的澄明、云里雾里的朦胧。

这些云来自人间，与我们有牵连。人间有酸甜苦辣，云也有。你细看它们的形态，便知冷暖悲喜。云有娃娃脸、少年态、中年容、老者神。云，会孩子般欢笑、生气，会像含苞待放的少女遮遮掩掩，也会像父母在灯下轻言细语。如果云待在那儿一动不动，说明云老了。看云的人，看明白了。

云来得急，昏天暗地。跑得快，天地光明。我们需要一片云，一片自由的云，一片变幻的云。假如挽一片云，煮茶看花，亦是世间芳华。

短笛

杨杉 供图

写在新墙河抗战史实陈列馆（外一首）

罗鹿鸣

时光的锉子，锉掉记忆的锈迹
新墙河的锯条，锯开湘北会战的历史
日军四次南渡新墙河，燃起狼烟烽火
四次北渡新墙河，屁滚尿流滚回老巢

那些抗日战士，热血洒在冰凉的土地
肉体埋在青山之下、田地之下、河床之下
长出树木、禾稻与波浪
伫望故乡，抚爱亲人
生，为民族抵挡亡国灭种的子弹
死，还在守护祖国的山川田园

铁血忠魂浓缩成几张照片、几行文字
在墙上重现枪林弹雨、刀光剑影
四次湘北会战，战士前赴后继
整营整营壮烈殉国
柏辉章的102师血战到底
曹锡死战不退，毙敌五百多
成为抗战杀敌最多的战神

展柜里，缴获的日军军旗、枪械
还是那样坚硬，一直没有低头认罪
但有一个被俘的日军士兵，在战场上
对着曾经高举的太阳旗反戈一击

致抗战老兵

滚烫的阳光炙烤着八月
火，火，火，舔着
大地红红的炉膛
一个百岁的抗战老兵
热得敞胸露腹，汗水蒸腾
被认出了身上的战壕与堡垒
刀疤与枪伤，再次经受火热的考验

河流，湖泊，池塘
装满了暴雨后浑浊的雨水
这一面面火眼金睛的水镜子
为追寻长沙保卫战的奥义
不时放纵自己的泛滥

三伏天，烧尽最后一根木柴
洪水，也退守到洞庭湖里
抗战老兵，向秋天迈开了一条腿
凉快下来的战壕，再少人问津

萧相诗会

再访巴陵（组诗）

马笑泉

张谷英村

必须在雨中踏访
倾听历史的声音从檐间滴落

必须潜入曲深小巷
邂逅角落里安闲的生活

必须在绣楼下徘徊
为并未发生的幽会神往唏嘘

必须在渭溪河畔倚栏而坐
让思绪与流水共奏隐约的一曲

必须品尝烟竹笋椒子茶油豆腐
乡愁乃是种种具体的滋味

必须在离开时回望
必须……重返

陆城

山头的土壤掩埋商朝的踪迹
城外的大江横渡三国的身影
唐宋的阳光可比今朝媚好
明清的砖墙依然坚定从容

你临窗的笑靥徐徐展开春帷
那闲坐瓦檐下喝茶的归人曾为过客
小车的马达声不再是美丽的错误
青石的街道已接通这一世的繁华

夜南湖

薄寒的笼罩中春意正冒芽
灯光却已绽放夏日的葳蕤
寂静还宛如冬夜
掺入轻风的笑语和交谈声
在辽阔的湖面上迅速稀释
古代的鱼尚深潜水底
现代的拱桥翻新了祖上模样
那片载青莲上天的白云
至今未传来返回的消息
独坐于临湖的庭院式旅舍
我没有买酒也没有泡茶
仅凭一支烟抵御广大的虚无
那看见的和看不见的
那听到的和听不到的
都在心间泛出
难以捉摸的涟漪

图虫 供图

入口

宋清平

像一个逗号坠落于大地，面对满世界各色生命的参差错落，我无知无觉又坦然接受。原以为，世界本来如此。直到自己经历生存的整个过程，才知哪怕是一粒尘埃，都有独属于它的曲折旅程。每一个走到我面前的生命、每一件事物，都是历经漫长的跋涉才来到我的面前。

就从一株草讲起吧。它与我的关联，除了日日伫立在我童年的路边，更因为它可以填充一头猪崽的胃囊，且后者才是主因。数年的时光，我都只取其用，不识其名，从来没想过遇见的这一株野草，对于一颗懵懂的心灵来说，其实是一次不可忽略的转折——目的并不是终点，而是出发与机遇，那是多年后当我与它重逢在一首诗中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夫君远征，一去数年，为悦己者容的时光全部没了依托，这个女诗人不事梳洗，执念于有他的时光才有意义这方窄巷。在这样的描述与她的情绪里，你会发现可以盛载下万物的时间，变得无可替代的单一。你会发现人间有这样一种境界，执念于一点而心甘情愿摈弃其他内容，且靶向精确，无可替代。

我因此想起无数个起点或者说入口，它们姿态各异，千变万化。

遇上概念中的舜花是在我离开曾经陪伴我整个少年期的木槿花很多年后。一车少年的脸透过大巴的窗户，与正在路边等人的我擦肩而过，我瞬间就变回那个在“有女同车，颜如舜花”的诗句前怔愣，奔跑在木槿花旁又把它们丢在身后赶往学校的少年。

当我在毕业聚会上谑叫“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时，我绝没想到N年后，我会在曾经同桌的葬仪上因为同样一句诗而泣不成声，在后来无数个足以让我内心波澜壮阔的场景前，不再单薄，而是悲喜兼具，身物同鸣。

我在读书会上听书友分享，恍若置身于两千多年前齐国的诸子讲坛，被翻动的典册惊动的我是一粒陶醉于经义声中的尘埃；我在朋友的古琴声里听他追忆舜帝，没法不想起曾点衬着琴声的“浴乎沂，风乎舞雩”，没法不想起陈子昂摔琴而歌的自由之音，那是这条追忆之路一路灯火不灭的缘由；我行走在春日，遇上散步在浣花溪畔的杜子美，他看上去步态悠闲，却眉头有结，兴君强国梦结成的漩涡在眉间汹涌，另一边，易安残存的少女情随着春暮到来的脚步再也载不动舴艋舟……

每一次经意或不经意的遇见都在串珠成链，它们是无数个与飞蓬草、“颜如舜花”相类的版本，组成整个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我步入当下，我遇见的是指向越来越精准的遇见，它们是契合时代，被全然加速甚至快进了的“遇见与知之”的版本。

人事以千姿百态在生命面前呈现着丰富，让我迅速地认知到世界的纷繁与多元。我由此也知道美可以无须那么长时日才来到我的面前，它们有不可测也有越来越多的笃定，它们存在于任何一趟旅程。当迷雾被拂散，当懵懂变得清醒，当一知半解变成纤云尽散、碧空如洗，美以各种面目奔跑到我的面前，在我或无暇梳洗，或心悬于事，或踌躇满志时，与我骤然邂逅，或击掌而鸣。

辗转方寸，须臾闪念间，浩渺宇宙在静候我去聆听，去丈量。

我遇见过的每一个貌不惊人的点，稍有意外就可能错过的入口，它们身上皆有独属于自身的纹理与原野，私语与浩叹。自一个个不拘形态的罅隙或广场步入，我得以了解它们的跌宕与悲喜，壮阔与盘旋，把自身的渺小阔大与它们的进行关联，美，就于联结后的泉眼无声、涓涓细流中，以无声无息又一定会到来的姿态，回馈给参与其间的每一个渺小人事以丰满，以多元。

俯仰之间，但见山不让尘，川不辞盈。

回首众生，皆生如介子，心藏须弥。

繁衍的幸福在此。生命的使命在此。宇宙的成因在此。忙碌的无涯在此，快乐在此，意义也在此。

立秋前的一夜

罗芳

立秋前的一夜，蒸笼般的空气突然顺遂缓和下来，落了些许温差。傍晚出行，对晚风有了某种期待。

于是想去一河之隔的鸭嘴公园走走。

走在车水马龙的桥上，浏阳河心的风绊住了裙角，于是就倚靠在河畔停留了片刻。此刻的风，从波光粼粼的河面涉水而来，终于染上了秋的凉意。可惜身上的热，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吹下来的。等了一刻，又一刻，还是恋恋不舍地往前去了。

鸭嘴公园上方的天空，天蓝暮色里的云层在明灭的光色中赫然清晰，那是一仰头就收不完的空旷，和汤汤的河水对应，一个漫天，一个满地。

六月十三的月色，小满而明，清辉在云后弥漫，透出白玉般的光泽。

走在过人高的芦苇丛中，我最喜去望那岸边的柳树。隔着距离，望是望不清的，远远那么一瞥，只觉得树姿娇柔、千姿百态，柳枝在风里影影绰绰、盈盈自垂，让人怜爱。脚步就慢下来，眼睛在那夜色里寻找。

路口一株，河口一株，小径蜿蜒处又是三两株，树影不复重叠，姗姗袅袅，不牵不连，风起的时候，虫鸣如乐，一株株柳树化身成各美其美的舞娘，挥着水袖散落发丝，轻柔摇曳，和烟和月。这画面像一个秘密，让人不想分享，存于眼底默于心里。

生命中有很多感受，都是如此，刹那即永恒，一眼万年般的难以忘记。

人心在此时此刻是忘我的，包括年龄。这和花季的我，初读席慕蓉那一句“月光衣我以华裳”的感受，是相通相似的。

你要知道，大多数人的很多路，走起来都是粗粝的，根本来不及深悟。蓦然回首，茫茫然而空落，人就老了。明日又要吟那句“睡起秋色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感叹不复苦夏。

未圆的饭局

左琦

妈妈坐在木凳上，瓷盆里的苋菜还沾着新鲜的晨露。她的手指掐住菜根，轻轻一拧，褐色的根须便簌簌落在脚边。她将菜叶上的泥点用指甲刮净，有虫洞的叶子仔细撕下，堆叠在一旁。那些嫩绿的菜叶，被她一片片理顺，像安抚受惊的孩子，码得整整齐齐。阳光掠过她眼角的皱纹，在泛白的发梢上跳跃。

“妈，明天，叫爸过来，一起吃顿饭？”我试探着问。

我也是被自己突发的奇想给镇住了。爸妈分开这么多年，各有各的生活，虽然同在一座城，但能上一张饭桌吃饭的概率，几近于零。这些年来，这个离散的家庭成了我内心里挥之不去的痛。眼见着爸妈的衰老，我动了恻隐之心——何不以我为桥梁，让这个“破镜”，再重圆一次？

“妈，给个主意呗？”我继续试探着问。

妈妈择菜的手悬在半空，阳光斜斜切进客厅，将她的影子拉长在墙角，一半浸在明处，一半陷在暗处。

“可以呀，你来约！”妈妈语气，有些轻松。

我拨通电话。

“爸，明天过来呗，妈在我这儿，我们都想尝尝您的手艺！菜归您买，我付费！”

爸爸是厨艺大师。记忆里，厨房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爸爸系着深蓝色围裙，在灶台前来回穿梭。他双手沾满晶莹的糯米，灵巧地将肉馅搓成圆球，轻轻一滚，丸子便裹上了一层珍珠般的糯米粒，整齐地码在蒸锅里。那边砂锅里的红烧猪脚咕嘟作响，浓稠的酱汁裹着油亮的肉块，在小火慢炖中散发出醇厚的香气。爸爸时不时揭开锅盖，用筷子轻轻戳一戳，观察猪脚的软烂程度。

可是，我有多少年没吃他的手艺了？

“好呀，钱不用你管，买菜的钱，我还是有的！”爸爸语气，有些愉悦。

我促狭地看向妈妈：“明天，您要穿得美美的哟！”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身着一袭明黄色旗袍，领口盘着精致的盘扣，勾勒出她细细的脖颈。旗袍的剪裁恰到好处，贴合着她的身形。我赞道：“真好看！”

我一拍脑门，咕哝着，爸爸要是来了，可没有他的专用碗筷。

妈妈计划去做理疗。

我提议：“要不，今天别去了，说不定，爸爸很快就到了。”

妈妈说，已经请过一次假了，不好再延误，中饭前，肯定能回来。

妈妈前脚刚走，爸爸的电话就来了。

我下楼去接他，见他一瘸一拐极不利索地走来，手里提着一小袋菜。

“知道你喜欢吃鱼，特地买了青鱼。两条丝瓜落出租车上了，下车时我忘了拿。”

“没事，再买些青菜就是了。”我领着他上楼。

爸爸站到门口，我递给他一对鞋套。他摩挲着，半天撕不开鞋套的裂口。我帮他撕开，却见他穿鞋套的过程也十分缓慢。

“其实，我的鞋挺干净。”爸爸说。

我有些作难：“地板是妈妈拖干净的，还是穿鞋套为好。”

爸爸选择在客厅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青山像浸在淡青色墨水里的剪影。风穿梭而来，带着特有的清冽。一山的绿树在摇曳。

“好地方！”爸爸感叹。

我打开电视机，调出邓丽君演唱会的节目。这是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歌。

“可以抽烟吗？”爸爸一边征询我的意见，一边开始掏烟，“抽完这支烟，我就走。”

“不是说好，一起吃中饭的吗？”我有些诧异。既然他来了，为什么不圆我一个痴痴的梦？

“不了，我还是走。”他有些犹豫，很快又坚决起来。

我不好强留，送他至小区门口。他用眼神指点我，一个打着太阳伞、身穿黄旗袍、走过我俩身边的女人，就是妈妈！

妈妈不是做理疗去了吗？我不解。

妈妈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朝妈妈点点头。

帮爸爸叫的出租车到了。他上车时，轻笑，叹道：“你妈，还是当年的性格。”

回到家，我见妈妈在厨房忙活。蒸锅里，正煮着两只新买的饭碗。